

池田大作生命哲学思想研究

黄荟 钟明华

【摘要】生命哲学思想是池田先生其他思想的基础支撑,以大乘佛教(主要是《法华经》)生命观为基点,基于“生命能”,形成了“宇宙即生命”的“大生命观”生命起源论、“色心不二”生命本质论和“己他两利”的生命意义幸福论“三位一体”的“生命哲学”思想。进一步以“生命哲学”思想为基础展现出独特的实践关怀,将其一生致力于追求的理想二十一世纪定义为“生命的世纪”、“人道的世纪”,具体来说就是“人的幸福”与“万物”的“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以现世关怀为指向,以身体力行之“菩萨道”为宗旨的“生命哲学”思想。

【关键词】生命哲学 生命起源论 生命本质论 生命意义 现世关怀 实践旨向

池田先生以大乘佛教经典之一《法华经》为基础,继承了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和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的“生命论”,融汇了各种生命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以佛法为依托,以现世关怀为指向,以身体力行为宗旨的“生命哲学”思想。由尊崇《法华经》的“人人皆可成佛”教义而“致力于在佛教的悠久历史中探求其现实的理念和思想”,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地球问题群”,从佛法角度提出了根本解决路径,即“尊重生命”为我们指明了人的生命本质、人的意义何在、人应该怎样生活等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为现代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可以说,他的“生命哲学”思想及其实践为推进佛教现代化和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潘宗光先生所说“挥智慧慈悲之手,撫得人心一样平。”

一、生命哲学的佛法依托——“佛即生命”

池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佛典讲的都是生命论”^{[1]P23}。其中,所有的佛典都只是对宇宙和生命作了部分阐释,或者只讲生命的某些“片断”,而只有《法华经》阐明了完整的生命观和宇宙观。^{[2]P37-38}特别是继承《法华经》智慧的日莲大圣人的佛法,本身就是生命哲学,池田先生认为,在今天,只有创价学会继承与发展了这种生命哲学,他对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本质以及生命意义的阐释有着深厚的佛法基础。

1.缘起论——生命的起源

缘起论，即阐释宇宙万法皆由因缘所生起之相状及其原由等教理之论说，是佛教与其它宗教或古今任何哲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特征，是佛教解释世界、生命和各种现象产生根源的根本法理。“缘”是条件、因素的意思，“缘起”意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也就是说，事物是因某种条件而发起、产生的。以此来解释生命的产生，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发生是由于地球上具备了“缘”（使生命产生的一切因素和条件）而“起”的。根据“缘起”显现的万物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状态，池田进一步提出“大宇宙”和“小宇宙”概念，“佛法所谓‘缘起’，阐说共生秩序感觉，通过万物相互依存的本性，指出人、自然和宇宙共存，小宇宙和大宇宙是融合为一的生命体。”^{[3]P37}也就是说，大宇宙里的所有个体都是以“缘”结合起来的，所有个体都是生命，而且“一切存在，其自体并非单独的存在，而都是在与其它事物的依存性和关系性中形成的。”^{[4]P217}在这里，任何生命都不是孤立地、只依靠自己的生存，而是与其他存在有着惊人的关联，它们“在宇宙的律动中，创造着各自的‘生’。世上万物，都是在那大宇宙的绝妙的节奏的支配下，不断地进行着生和死的转换。而且，大宇宙的这种协调，完全体现、凝聚在作为小宇宙的人的生命之中。”^{[5]P254}从这种生命观出发，则不仅人是生命，而且地球也是生命，或者说“大宇宙即生命，生命即大宇宙”^{[1]P31}

以此为基础，池田从生命诞生的逻辑上论证了生命产生于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蕴藏于“因缘和合而生的”整个宇宙生命之中，“我们的宇宙也许就是‘生命的海洋’。只要条件具备，整个宇宙里到处都有随时诞生生命的可能性。”^{[6]P169}可以说，在宇宙空间，到处都存在着产生生命的因子，因为，根据“缘起论”，“只要具备诞生生命的因素和条件，生命在任何地方都会显现出来。”^{[7]P173-174}“大圣人基于三千大千世界这一宏大的世界观、宇宙观，俨然阐释了现在我们所住的世界，并非唯一的世界，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与人类相同的生命，在那里也有生命尊严之法。”^{[5]P260}包括为科学所不及的“宇宙线”之外的彼处。而且，从逻辑上讲，“所以出现了生命，是因为在无生命的地球内部，就已存在向生命发展的方向性。”^{[8]P312}并且这种方向性是能动的存在，是池田称作“激发性”、“内在力”、“生命能”的一种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力量”，从佛法的“大生命”概念来看，不仅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乃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而且能产生生命的力量本身也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看来，生命是一种既非“有”亦非“无”的“空”，“从无不能生任何东西，而空则包含了一切，由缘而成……一切现象为何而生？——并非从无生有。尽管如此，事物未生以前似乎仍是无。然而并不是无，这就是‘空’。”^{[4]P217}“包括地球的宇宙本身，本来就是有生命的存在，包含着处于‘空’的状态的生命。它作为‘有’而具备表面化的条件时，宇宙任何地方都有出现生

命的可能性”^{[8]P314}由此可见，池田的“生命”与“空”是同一个概念，这也是他对“空”思想的创新所在，在他那里，“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潜藏着产生有的可能性的一种叫作‘空’的无的状态。”^{[8]P314}可见，“空”本身具有产生事物或使事物发生变化的力量，它既是一种创生的力量，又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形态，“既是作家又是作品”。它不同于我国传统道家思想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儒家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以及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所具有的“第一因”思想，因为佛教的“因果原则”逻辑上排斥“第一因”的存在，所以“空”是一种蕴涵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创造性力量，是一种神秘的、“无定体”的存在。^{[9]P15-22}

根据池田对佛法中的“缘起论”和“空”思想的阐释，他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可以说是一种在非有非无的“无生包含有生”的“空”的状态中，在“生命之海”的宇宙中生使自己显现出来，这种显现的“生命能”力量本身也是生命，从而形成了一种“宇宙即生命的”“大生命观”。

在池田看来，这种佛法的“大生命观”与现代科学描述的世界观相一致，就“宇宙膨胀说”和“大爆炸说”以及“复数宇宙说”来看，在离地球二百亿光年以外的地方，即“‘宇宙线’的彼处”是自然科学手段无能为力的地方，只能将其置于纯粹哲学的思维想像之下，因此，他从逻辑上用非有非无的“空”寻求无限的宇宙和生命之间的一致性。^{[9]P15-22}在这里，池田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成果研究佛法思想，对以前的佛法思想是一种超越和创新，但是他以自然科学的能力大小这种经验性考量为根据，不具有必然性，这种理论无法解释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扩展对宇宙的研究之后情形。而且，“空”概念仍然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它只能从否定的层面即“非有非无”说明其不是什么，却不能说明其是什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池田对“空”概念的发展，只是对传统佛法中“缘起”概念的一个重新命名。

2.色心不二论——生命的本质

在以“缘起论”为基础形成的“大生命观”生命起源论基础上，以“空”为核心思想，池田进一步以佛法为基础阐述了生命的本质。

一方面，他用“色心不二”论解释了生命的存在状态。“色心不二”是佛法中对“涅槃”境界的一种描述，《涅槃无名论》讲道：对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来说，万物由我心流出，执万物与我合一，这只有圣人能做到！因为不掌握这个真理就不能成为圣人，反之，不是圣人也不能知道这个真理，正因为掌握了这个真理才成为圣人，所以圣人与真理契合无间，凡是圣人都不能离开这个真理！这正如般若观照所说的色心不二，相即相离，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不二之理。所以通达空境的圣人总是勘玄机于先兆，隐未来于变化，将东南西北上下六合统摄一心，

过去未来同成一体。将浩浩然物我一心，就是涅槃。这就是佛经里说的“不离诸法而得涅槃”。所以说，“色心不二”论本来是对万物本空理念的一种思辨性的表述，但是户田先生将其还原为一种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认为生命的本质就存于人的“一念”之中，认为作为佛法根本的“色心不二”论也就是由日莲大圣人发明的本门的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人们只要唱颂此题目，即接触到了生命的根源。他用“色心不二”论解释了人作为具有佛性的一种存在的独特性，即人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日莲大圣人在《御义口传》中说：色心不二，可谓一极。其中，“色”指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就人这一生命存在而言，则指肉体，即生命的物质层面或者说可以量化的一面；“心”是指内在于生命之中的精神性层面，就人而言，是指人的意识；“不二”，就是“一体不分”的意思，指物质与精神作为生命固有的东西，并没有本末之分、前后之分。二者浑然一体，无此即无彼，共同构成宇宙的实相和生命的本质，正如日莲《御义口传》所说“大地就是色法也，虚空就是心法也，应知这就是色心不二。”^{[1]P93}

池田继承了其恩师户田的“生命论”，对“色心不二”的命题进一步作了发挥，并吸收近代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上的成果为其论证。^{[9]P15-22}在户田对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与实相规定为“色心不二”状态的基础上，池田将“色”与“心”共为“一极”的“一”界定为“空”，他认为：“无论是现实的生命，还是现存的一切现象和事物，都可以用‘空’来解释。……总之，只有正确地掌握‘空’的概念，才能清楚地说明一切。”^{[10]P54}从以上关于生命起源的“缘起论”来看，“色心不二”之“空”是就生命的“状态”而言的，从其“生命既是作者又是作品”的思想看，“空”作为一种生命状态的同时又具有“本体论”意义，并且“色心不二”之“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不能以物质或精神之中的某一层面来概括，他称之为“中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池田把生命看做一种能动的力量，即“生命能”。他认为：“佛法是从与宇宙生命相联系的角度来考察精神与肉体浑然成为一体而脉动的、能够持续进行主动活动的生命的特质。我认为根据这样的佛法考察，才能认识精神与肉体的统一的关系，而且可以主动地运用和有机地发挥生命进行新的创造的作用。”^{[6]P70-71}可见，在这里，“宇宙的流动性”本身或所谓之“动”是世界的本体，而所谓“动”实际上就是“生命”内部之间的运动。^{[11]P226-227}生命的能动性本质在其对佛法“诸行无常”现象的解释中同样有所体现，池田认为，“大乘佛教，特别是《法华经》在‘诸行无常’的现象中洞察到‘常乐我净’的巨大生命力；从仅对现象的考察转变为确立不变常住的本质自我的境界。”^{[12]P90}在对“诸行无常”现象的解读上，一般的佛法将其理解为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从而把握不住任何定在的东西，池田则超越了这种悲观解读，反而认为，大乘佛教从“常

乐我净”的立场超越了“无常”层次，而是“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如何发掘人的意志和能力去改变命运的生命原则上。”这样“无常”就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它是自发的和能动的，是不断生成和流动的；这就是生命的实相。……正因为现象界是‘无常’的，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生命的发扬才是有可能的。”^{[12]P90}

从“色心不二”之“空”对生命实相的诠释以及对“诸行无常”之“无常”的全新解读，池田认为生命是一种“精神与肉体浑然成为一体而脉动的、能够持续进行主动活动”的存在特质，它不断的生成和流动，并且形成了“依靠人的意志和能力可以改变命运”的生命原则。这也是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的出发点所在。

这种对生命本质的解释，一方面，将生命的存在看作物质和精神统一体的“中性”存在。当前世俗生活中人类生命的存在状态，精神和物质处于一种“分裂”和“异化”之中，人类精神生活严重缺失，由于近代“主体性”思想内在的“主客体”对立基因延伸到生活世界，自然界、他人甚至一部分自我都成为人自己的客体化存在，人们在很大程度上，精神价值被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因此而膨胀的巨大欲望所吞噬，被戴上了牢牢的枷锁，所以，强调人类生命存在的“精神与物质”统一状态，对冲破外在枷锁凸显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尤其是精神存在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生命是一种“生命能”的能动力量。这种对生命本质的解读，肯定了潜存于人类自身生命中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在人类当前被巨大的“地球问题群”所困扰因而产生一定的“无能为力”思想态度的生存状态中，这种对生命本身的肯定对于改善人类的思想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积极行动力量是一剂强心针。

3. “己他两利”幸福论——生命的意义

根据“缘起论”而建立起的“大生命观”以及基于“色心不二”论发现的生命作为精神与肉体统一体的“流动性”存在，池田将幸福与成佛联系起来，通过对幸福的佛法解读——“幸福论”——进一步明确了生命的目的与意义。池田认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在于幸福，他曾经说过：“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命题的解答更多分歧的了。而且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问题更难作出明快的回答和难以作出根本性的回答的了。不过，从根本上说，可以说它的目的在于幸福。”^{[11]P47}而池田的幸福观建立在他的人生哲学之上，他说：“不探求深奥的生命观，就无法确立从容、悠然的生活态度和真实的幸福观。”^{[11]P551}其“生命观”建立于佛法的“缘起论”和“色心不二”的生命本质论之上，所以，他的幸福观是与佛法相通的。

首先，从“大宇宙观”衍生的“小我”和“大我”思想以及大乘佛教的“菩

萨道”来看。“在为环境的剧变所左右的软弱的自我或充满利己心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即‘小我’的深层，佛法发现了可以扩大到宇宙的主体性的生命的自我、即‘大我’。把我们自身生存的基础置于这种‘大我’之上时，就会从人的生命的深层发动一种面向创造的主体性的力量。”^{[6]P71-72} 根据“宇宙即生命”的观点，整个宇宙包括其中的森罗万象属于一个生命体，个体的人（“小我”）只不过是宇宙生命（“大我”）的一个片断，然而个体又包含着整个宇宙，即“小我即大我”。所以，不可能存在只有自己的幸福而他人不幸的事，“令别人幸福，自己也会随之幸福。若一个人不幸，自己就不会完全幸福”。^{[1]P166} 而达成佛教的“菩萨道”或“自行化他”精神，是一种普度众生的“誓愿”，即是说菩萨本身立誓要挽救世人，而本着这目标来进行所有行动，并且这种行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发自动的精神，正如池田所说：“所谓‘誓愿’，不是简单的决心或愿望，而是付出自己的所有代价也要实现的崇高的信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朝着那信誓不断挑战，这就是菩萨道，……决不逃离现实世界、不对苦于不幸的人们弃之不顾；率先投身于‘狂涛恶浪’之中，把沉溺在苦恼中的人们全部救上幸福的‘大船’，可说是一种最人道的。”^{[3]P79} 作为开发人的内在潜力、谋求人同宇宙万物深层次的交流融合的“四圣”之一的“菩萨”既寻求自身的觉悟，又为他人做出贡献。因此，池田认为，幸福只存在于为他人尽力当中，幸福是一种与大乘佛教的“菩萨道”或“自行化他”精神相通的广大的心境。^{[11]P234} 佛法的本质就在于舍己利人，池田认为“慈悲”是“拔苦与乐”之意，“慈”是“与乐”，给予他人欢乐，“悲”是“拔苦”，去除别人的痛苦。今天自觉地将他人之事视为自己之事的人日益减少，缺乏‘同苦’、‘共感’之情。‘拔苦’远远超越‘同苦’、‘共感’之情，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崇高的积极的行为’。^{[5] P189-190}

其次，从生命“既是作者又是作品”来看，幸福在于创造价值。人作为一个“小宇宙”本身既是创造的生命又是生命的创造者，作为作者，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创造，而这种创造是围绕着“生”进行的，是对自己“生命之门”的开启，可以说创造价值就是陶冶自己的人格，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自己人生的幸福，源泉就在于把创造价值作为人生的追求。正如池田所说：“幸福并不在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地方。它就存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存在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当中，存在于自己的心中。”^{[11]P204} 在重构创造价值的主体中，池田主张“自力”与“他力”融合，二者相互作用并保持一种“绝妙的平衡”。从宇宙生命的角度来看，“他力”是宇宙生命，但又内在于众生之中，所以“他力亦定非他力”，同样“自力”中未尝不具“他力”的因素，故“自力亦定非自力”。作为一名“作者”，每个人都具有主体性，主体地生活，就是创造性地生活，把自己当作创造的主体。真正的幸福就在于“立足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决定自己的目标，并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主

体地点燃自己生命的热情，从而感到一种生命的充实感。”^{[13]P60}这种积极、主体性的幸福或者说这种“充实感”就是佛法所说的“心财”，它被池田看做幸福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此，池田认为成佛是一个践履“利他”的过程，他说：“利他的行为，就是通向自我完成之路；如不尽的泉水，涌现出‘生’的原动力”。^{[11]P533}从而在他的幸福论中，反映出一种“己他两利”和“创造价值”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与伦理学中的“义务论”息息相关，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为义务而义务”的行为，这种义务是因对道德法则的尊敬本身而起，不是因为外在的任何原因，道德就在于无条件的“善”意志本身，并将其普遍化。这种因义务而产生的道德行为，在解决人类被外在的“异化”力量控制的生存“困境”上具有极大的优势，从义务本身出发可以排除人类为了某些外在力量而失去生命本身的尊严，这是解决当代问题的根本途径所在。池田的“菩萨道”成佛之路与此相合，尤其就其现实旨向来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总之，池田以建立于“缘起论”基础上的“大生命观”为起源，以“色心不二”的生命本质论为存在状态，共同彰显了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幸福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生命哲学思想。以“幸福”为基点，他的生命哲学与现实社会发生了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同时这种联系也成为其生命哲学的特性——实践关怀。

二、生命哲学的外显——“人性革命”之现世关怀

池田以佛法为依托的关于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本质以及生命的意义的生命哲学思想，最终的关怀在于“幸福”，他认为“幸福”是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的根本所在，“为了一切众生真正的幸福和安乐，向广大民众开示佛自身悟达的‘法’、成佛的‘法’——这样的教导就可以说是‘普遍性的法华经’。”^{[14]P95}而且“‘非让成千上万的人得到幸福不可’这种智慧与慈悲之心，就是‘法华经的精神’，就是永恒的真理。”^{[14]P95}“现代社会之所以存在着堆积如山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忘记了‘人类幸福’这一根本”。^{[15]P42}

首先，池田认为，在当代世界，人类处于一种缺失幸福的生存状态。“环绕我们人类的状况，可以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核武等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威胁、民族纠纷的计划、温室效应和臭氧层被破坏等地球环境的恶化、经济上南北差别的扩大、精神病理和残酷犯罪的蔓延等等，前途一片黑暗。这种危机在个人身心、社会及民族、国家，还有生态系统和地球的存续等几重次元上层见叠出，雪上加霜，令人深感现代文明本身简直已走投无路。”^{[3]P21-22}面对这些“地球性问题群”，池田根据不同的佛法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例如，针对环境恶化的

问题，池田用佛法的“依正不二”说论证了人类与环境的密切联系。其中“正报”指主体，而“依报”指环境之意，两者处于一种“二而非二”的“不二”关系，“依报如同身影，受正报这个生命主体的支配，因正报而变革。反过来，‘正报又是通过依报而形成。’意思是作为生命主体的正报是受其赖以生存的国土、环境等支持才形成的。只有在考虑这些相互关系并不断加以综合分析之后，才会看清生命与环境的关系。”^{[5]P179}可见，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两者虽然两个不同的物质，但内在却是浑然一体、相互关联的；针对废除核武的问题，池田继承了其恩师户田先生的思想，认为产生核武的本质性原因在于人类的“生命魔性”，从而根本性的解决途径在于“与威胁人类生存的‘生命魔性’不断地对抗。……必须把‘生命尊严’的思想提升、推广为时代精神，恩师将这一后事托付给接班的青年们。”^{[3]P47}

其次，关于“地球性问题群”的产生以及人类幸福缺失的根本原因，池田认为没有意识到生命的尊严。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被当作解决各种矛盾的第一要义，人类着重于“外在的改革”，而池田认为这种满足于“外表改革”的二十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发生了许多巨大的悲剧，而维护人的尊严的斗争绝不能只指向“世俗的安全保障”，即不能“只改革外表”，这样永远不能使人达到真正的目的。“结果，为了维护人尊严的运动，反而会带来贬低和损害人尊严的反效果。”^{[3]P29}因此，池田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首先不可避免的课题就应该是重新把目光转向内部，即自身的内部革命，‘和平而渐进的’、‘健全的革命’。”^{[3]P27}因为，生命是此世的“最高之宝”，世上不可能有值得以牺牲“生命”来保护的更高价值，“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的世纪’。……生命最为可贵，一切的出发点在于生命。……今天，在从宇宙的广阔天地中，得到那宝贵生命的同时，建立一种真正能感受到生命尊严的，正确的生活方式，才是最最重要的。”^{[5]P261}只有探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层面，才能打开道路，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如此努力尝试解决各问题之际，必须着重于创造能充分引发每个人本来具备的‘内发力量’的环境。”^{[3]P36}由此，“在处于轻视生命和生命力日益衰弱的今天，这样的实践——如何使所有的人显现出生存的力量，迸发出生命的欢喜，必将日益显示出它那重要意义。”^{[5]P211}因为，在他看来，生命是至上的，人不仅是社会的存在，而且也是生命的存在。

再次，实现“生命的世纪”，必须从生命的内在创造性入手。因为，作为“劫浊”的文明全体的变化和紊乱的内容，“终究不得不归结于人本身的诸种浑浊。‘心之病’，成为‘身之病’和‘社会混乱’的诱因，而它又加剧了‘心之病’，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5]P183}可见，根除“社会混乱”需要从人内心的分裂力量入手，而且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的本质都说明了人的生命是创造性的主体，

因此，决定人生的“是其生命的主体者——一个人的自觉和努力。换言之，在其主体的范畴内维护生命的尊严，就是要立足于自发的使命感、目的观、理想追求之上，最有价值地最有意义地投入自己的生命，使其燃烧起来。”^{[6]P166} 究竟选择哪条道路，完全由人自己决定，把宇宙和自己引向创生的道路，必须开发蕴涵于自己生命之中的这种主动性和驾驭力。无论是构筑“无核”的世界还是“没有战争的世界”，其主导权完全在每个人民的手中。并且，“所谓佛法并不是把什么东西硬灌进人们的心里。弘扬佛法的正确方式，应当是根据各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从内部来启发生命。”^{[6]P68} 根据这种内部启发式的方式，池田提出世界文明，应该在承认多元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视一些“普遍性”的价值即生命价值，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状态。这也体现了佛法中的“自体显照”思想，即“把自己内藏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并不是与他人发生冲突，也不令他人牺牲。教导真正的生活方式，就是以慈悲之心，通过认识与他人的差异，学习到如何成长、改进自己，创造出一个调和与共生的世界。”^{[3]P71-72}

总之，根据生命观和宇宙观，池田认为，当今时代出现的“地球问题群”的解决，必须从内在生命入手进行“人性革命”，认为“佛性是人人都有的，佛性是宇宙生命的体现。佛教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佛性这个伟大生命从每一个个体生命深处引导和显现出来，从而开发人的智慧和慈悲，在现实的人生和行动中发挥作用。这就是池田大作所说的在人的意识深处进行变革的‘人的革命’”^{[16]P81} 只有通过每个人生命里的变革，才能实现“环境革命”和“地球革命”，才能抹去人民的悲惨和不幸。其中，池田根据“依正不二”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生态伦理领域中讨论的焦点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他极力强调生命尊严的不可侵犯以及从生命本身创造尊严的重要性，这些思想，都为当代前沿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论证方式。

三、生命哲学的实践——成佛之路

根据“人性革命”现世关怀的思想，池田提出了将二十一世纪构筑成“生命世纪”的重要方式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对话，建立民间组织之间的“民际关系”等具体方式，并且亲自实践这种方式。从其生命哲学出发，以“人性革命”为核心的现世关怀为旨向，池田致力于其思想的亲身实践之中。

根据“宇宙即生命”的观点，每个个体都是创造生命的主体，一切众生平等，所有众生都能成佛，池田将自己看作这种佛法根本原理的实践者的“佛教徒”之一。他说：“法华经的信仰者”“重视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教义。释尊自己也说是为了一切众生成佛而出现于世的。”^{[4]P201} 他并没有把释尊当作一尊金光闪闪的佛

像，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立志拯救沉溺于苦恼之中民众的伟大宗教家。而且佛法的实践者必须从最下层的民众中产生，“置身于混沌的现实社会中，与民众同生活、共苦乐，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体现了《法华经》精神的人。”^{[4]P203-204} 释尊一生的目的，就在于实践人道主义，挽救世人，自发地甘愿实践“誓愿”的生活方式，所以磨炼一己人格才是修行的最大重点。《法华经》所描绘的地涌菩萨，就是一个在现今社会里努力使宇宙观复苏的人。可以说就是一个“对话名人”、“软能 (soft power) 旗手”，“被称赞为‘无所畏’的地涌菩萨，能超越一切隔阂和差异，只要有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展开对话。”^{[3]P105} 池田认为，只要不从一开始就敌视对方，而是设法找出对立的根源，在把对方当作‘敌人’之前，作为同样的‘人’来看待，这就是迈向和平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明确问题的所在，然后通过对话（软能的宗旨），来逐渐地排除障碍。以户田先生的“从地球上抹掉‘悲惨’二字”的热切愿望为教诲，不分国家与民族，不顾各种逆风，池田一直以来一贯侧重于走访各地的有识人士，将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与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有识人士敞开心扉进行各种对话，并且通过建立一些民间组织如“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推进世界公民间的文明对话，以探求二十一世纪的正确方向。他以一种乐观的精神呼吁“坚信创造历史的主角是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抱着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向着未来开始行动吧。”^{[3]P86}

国际创价学会（SGI）作为一个民间运动组织，其目标“是要以民众的力量，推行民众能得益的和平运动；把‘战争与暴力的世纪’变为‘和平与希望的世纪’，以改写充满不幸与悲惨的人类史。”^{[3]P125} 池田将这种民众之间的交流称为“文化民际主义”，认为“能否推动这文化民际主义去协助发展和平文化，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彻底的对话，来克服根深蒂固地藏于人内心的差别意识。我相信只有如此做法，向此极端困难挑战，才可以改变自己以及周围的社会。”^{[3]P132} 他将这种以佛教哲学为根基的运动，看做是佛教信徒对社会的使命，同时也是作为人的责任。通过文化民际主义的运动，通过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承认对方职权范围与职务，将与国家次元、政治次元相辅相成。“人类具有无穷的能力，能于最困难条件下开拓新的局面，创造更充实和丰饶的价值。当每个人都尽情地开发使用自己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当所有的民众开始为‘变革’而团结起来，‘和平与文化’、‘生命的世纪’必定可以实现。”^{[3]P159} 而且，根据佛法中“一念三千、有情非情”的思想，“一念”此生命作用，纳于“三千”现象世界，可以说一个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人间革命”运动，就是要使每个人醒觉到自己无穷的潜力，为人为己，使他们都能参与社会的建设。”

佛法的出发点，在于将他人的痛苦当作自己切身的问题去解决，从而升华自己的生命，达到“自他幸福”，与不可能有“只是他人的不幸”一样，也不可能

有“只是自己的幸福”，突破狭隘的“小我”利己主义，“从他人之中感受自我、从自我之中感受他人的存在，相互辉映着生命的光芒，度过最高的人生——这才是佛法中所说的世界观、生命观，也是我们 SGI 的挑战。”^{[3]P291} 这样，通过“人性革命”，二十一世纪将被开拓为“生命世纪”，与二十世纪诀别。

总之，池田先生的生命哲学思想，以“生命能”为基点。在他看来，“宇宙的生命力”是万物与众生必不可少的积极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并再创造一切事物——所有的精神活动以及物质活动”，并且，生命之能是永恒流转不息的，其存在形式可以改变，但是内容永远不会改变。生命体系则是“生命能”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以及每个个体均由“肉体（物质）之能”和“精神之能”以及维持前两者的根本原理“中道（体）”构成，人类的生命与宇宙的生命力同为一体，人内在于自身躯体之中的生命力与宇宙生命力有着“深刻的交流”，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参与着生命的维系过程。所以，生命是最尊贵的存在，而“人性革命”旨在保护和提升生命的尊严，是实现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关键。因为通过人性革命，可以抑制和克服人性中的“恶性”而“发扬”善性，从而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转而贡献于他人，实现生命能的积极转化和提升，进而这种“内在的、自动自发的变革”，借助“生命能的流动和转化”与宇宙生命力相融合，从个体延伸到周围环境，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变，也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由此，池田先生以《法华经》佛法为依托、在继承户田“生命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大生命观”生命起源论、“色心不二”生命本质论和“己他两利”的生命意义幸福论“三位一体”的“生命哲学”思想，并且将幸福论思想延伸到解决民众的幸福生活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践关怀，更为难得的是，根据众生皆能成佛的教义，池田将自己看作一名实践佛法的佛教徒，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生命哲学的思想。其“生命哲学”思想对生命的诠释、以及深厚的现实关怀格调及其对佛教现代化作出的贡献，无一不闪耀着跃动的思想光芒。

^[1] [日]池田大作等.法华经的智慧[M].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2] 参[日]池田大作.佛法与宇宙.卞立强译[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3] [日]池田大作.时代精神的潮流[M].九龙: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2.

^[4] [日]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观.卞立强等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

^[5] [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下).潘金生,庞春兰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

^[6] [日]池田大作.人生箴言.卞立强译[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5.

^[7] [日]池田大作,[苏]A A 罗古诺夫.第三条虹桥.卞立强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

^[8]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9] 参张怀承,冉毅.论池田大作对“色心不二”生命本质论的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9.

^[10] [日]池田大作,[英]B 威尔逊.社会变迁下的宗教角色.潘桂明译[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5.

-
- [11] 参[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铭九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12] [日]池田大作.佛法·西与东.王健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3.
- [13] 池田大作, 松下幸之助.人生问答[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01.
- [14] 季羨林,蒋忠新,[日]池田大作.畅谈东方智慧[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04.5
- [15] [日]池田大作.和平世纪的倡言[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7.
- [16] 蔡德麟.东方智慧之光——池田大作研究论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On Daisaku Ikeda's Philosophy of Life

Minghua Zhong¹ Hui Huang²

(1. Education Department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Politics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Buddhist doctrine of *Lotus sutra* and his supervisor 's Biotics, Daisaku Ikeda create his Philosophy of Life including the Life origin theory of "The universe is a life",the Life essentialism and the Happiness theory on Life significance.His Philosophy of Life extend the Happiness theory to realize people's happy life,which forms his theory Characteristics on concerning the Life world,so his Philosophy of Life related to the Ethics. Furthermore, Daisaku Ikeda regard himself as a Buddhist to practice the Buddhist doctrine and his Philosophy of Life.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ife; Life origin theory; Life essentialism; Life significance; concerning the Life world; practice direction

作者简介:

钟明华 (1957—) , 男,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芸 (1978~), 女, 安徽人, 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讲师, 伦理学博士。